



# 伤心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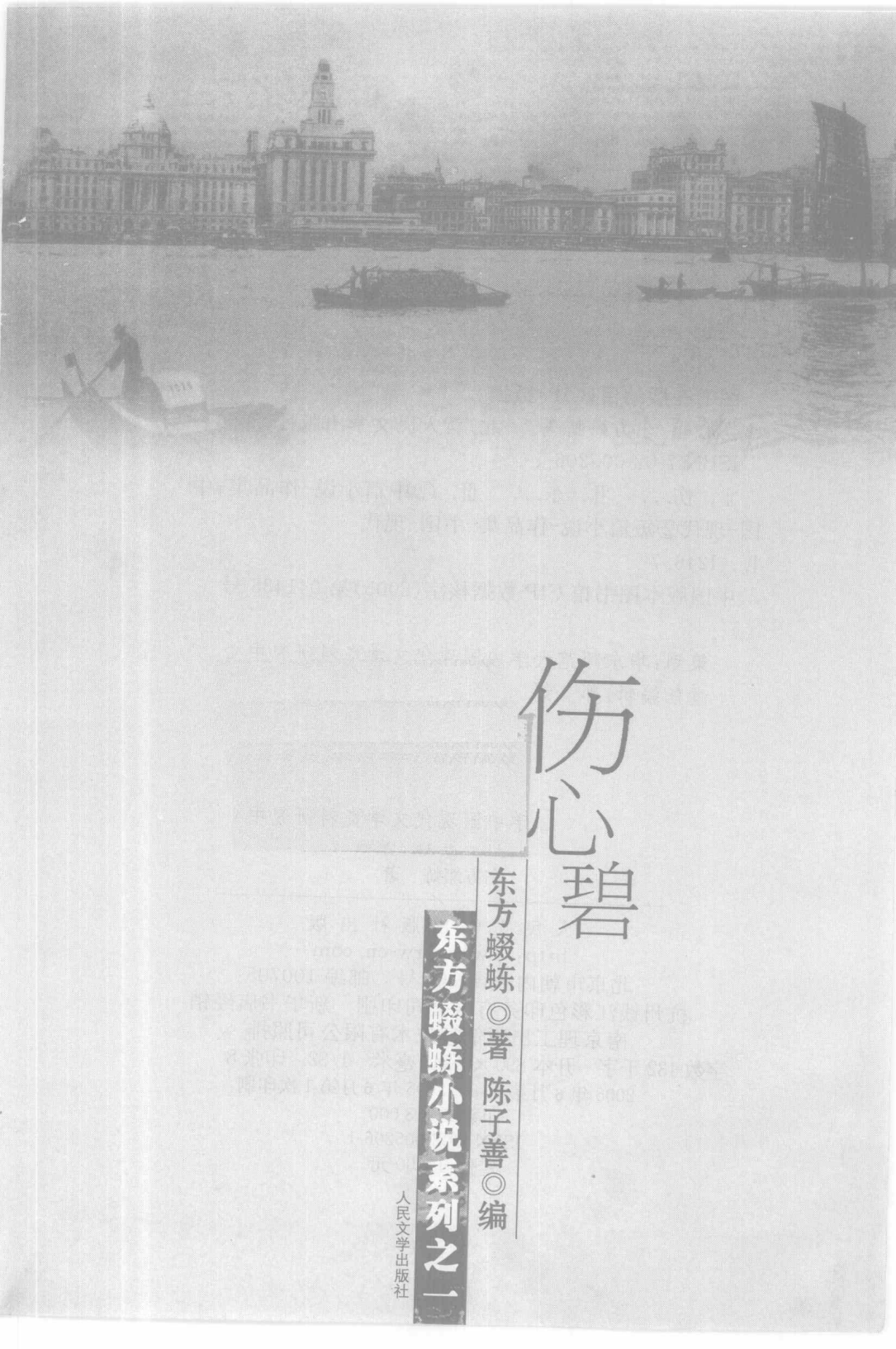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蠖蛛，「张爱玲的门生」  
最逼似张爱玲的海派作家  
四十年代上海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 
「最美的收获」之一

东方蠖蛛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东方蠖蛛小说系列之一

6.7  
5



# 伤心碧

东方蠹蛸◎著 陈子善◎编

东方蠹蛸小说系列之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伤心碧/东方蠓蛛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  
ISBN 7-02-005206-1

I. 伤... II. 东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 
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1435 号

策划: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中心  
责任编辑:郭 娟 封扉装帧:高静芳

**伤心碧**

Shang Xin Bi

东方蠓蛛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

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照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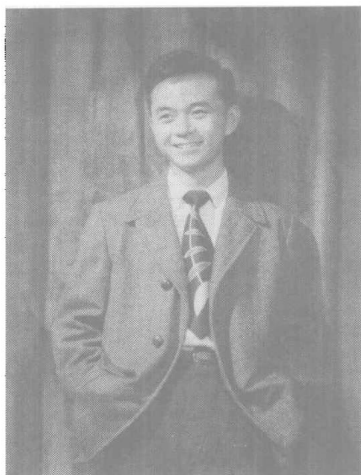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132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8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3 000

ISBN 7-02-005206-1

定价:17.00 元



摄于1945年

## 作者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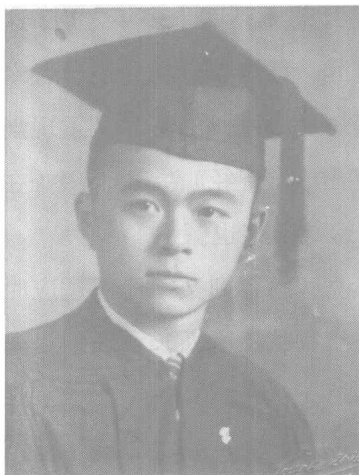
我于一九四五年开始发表散文，一九四六年开始写小说，取了一个怪僻的笔名东方蝓蛛，无非是想引人注目而已。一九四八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，出了本短篇小說集《紳士淑女圖》，我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創作的長篇小說中選收了七篇，薄薄一本小書，怪可憐見的。這是比我年齡小而出道早的同學馬博良（即後來的香港詩人馬朗）推薦給上海正風文化出版社出版的。這個出版社的老板本錢有限，言明在先，不開稿費，我與同時同社出書的其他朋友如董鼎山等一樣，都不計稿酬，但求出書。我還請相交不久的畫家趙無極畫了個少女头像，套綠印在白色的封面上。

世事变迁无恒，万物轮回不已。想不到四十多年之后，这本薄薄的小书竟然会重新影印问世，竟然会得到几位学者专家的瞩目，乃至撰文评论。东方蝮蛛这个怪僻的笔名又重现当今报刊。顺便说明一下，蝮蛛二字出于《诗经》卷三：“蝮蛛在东，莫之敢指”，朱熹的注解：“蝮蛛，虹也。”

一九四九年后，我所写的小说从内容到文字已不适应时代的号角了，只好收摊。一九五一年我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移居到北京，当了一名机关干部。我改弦易辙，写起公文、工作报告、调查研究报告之类来了。虽然同样使用派克笔，但笔下写出的东西与过去所写泾渭分明，各个不同，大大不同。日子一天天这样过着，倒也赢得了“秀才”的雅号，到七八十年代晋升为“老秀才”，同事们发生什么语文上的争执，往往找我来作裁判，我像喝下了绍兴美酒，醺醺然、陶陶然了。虽说小说这一摊子已收，在五十年代，实在手痒的时候，也写过一两篇，一个中篇《双城故事》发表在上海《亦报》，那是一份小报；一个短篇《当年情》发表在上海《新民报晚刊》，那是百花齐放当口放出去的。这两篇都随使用个笔名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我写了一个长篇小说《名门闺秀》和一个中篇《伤心碧》，都署了户口本上的真名实姓。这时似乎在追求平淡平常了。

我现已八十二岁，步行在冬日残照的街道上，步履蹒跚，行动迟缓。拐进寂静的小胡同，触景生情，蓦然回忆起昔日生活片断……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我好像定格在二十世纪，



摄于1948年

我的手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停止了。

我的小说大都描写三四十年代上海中上层人家的生活，因为我生长生活在这个阶层的生活圈子里，我熟悉这个阶层的男男女女各种人物，熟悉他们的追求与失落、兴败与荣辱、恋爱与婚姻、和谐与争斗、风俗与习惯、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……

沉溺在小说世界，沉溺在现实与想像、人生与艺术、真与美的交织之中，仿佛伴随着细细的江南丝竹，我感到阵阵喜悦，丝丝幸福。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热心的陈子善先生为我策划编辑小说集。他把我一九四九年前发表而未被收入那本小书的数个短篇，一一找出原载刊物核实，同时发现当年我与舍妹所绘插图，也一并编入。当

年兄妹案头合作的情与景，又历历在目了。当代学者教授吴福辉、陈子善、张颐武、陈学勇、陈青生、左怀建等先生与我素昧平生，先后撰文评论我的旧作，谨表感谢。之后，我与他们成为忘年之交，以文会友，增添我晚年生活的情趣不少。青年时代以来的前辈和朋友，冯亦代、姚苏凤、董乐山、董鼎山、何为、沈寂、叶明、沈毓刚、秦绿枝、朱曾汶等，在创作上给我的引导、鼓励和帮衬，我当永志不忘。

# 目 录

P4	作者自序 ■东方蜘蛛
<b>上篇·绅士淑女图</b>	
P1	
P2	春愁
P16	河传
P27	惜余春赋
P45	绅士淑女
P60	怆情
P85	骡车上的少年
P100	牡丹花与蒲公英
P122	钱素娥泣血残红录
P132	人之一生
P143	谎
P148	花卉仕女图
P168	照相馆里的婚礼
<b>下篇·伤心碧</b>	
P177	
P178	当年情
P187	伤心碧





春愁

上篇·绅士淑女图



成亚丽



# 春 愁

伤心碧·上篇·绅士淑女图



贝信玉

没有接过仆欧的菜单子，成亚丽就点了冰淇淋圣旦：“我要 Country club。”信玉看了仆欧一眼说：“二客 Country club。”仆欧把伸过来的菜单，又收了回去，掉头要走，亚丽喊牢他：“多加一份奶油。”说着娇甜地，顽皮地对信玉弯了弯她菱形的嘴角。

信玉笑着说：“怨不得人家说你特别，你跟别的女孩子总不同。她们都怕胖，把奶油挑给我，你反而……”

亚丽睁大了滴溜的眼珠，凝视了信玉说：“人生得矮小；太瘦了，可怜势势的。——不过，太胖了，像外国老太太似的，也不好。不过（又是一个不过！）还是胖点儿福相！”

颤巍巍来了两杯圣旦，又两杯冰水，多一杯奶油放在亚丽面前，亚丽静静地啜一口冰水，用银匙去挑外加的奶油，像吃饭时拣一口菜。口红落在银匙上，腻嗒嗒的，有点褻秽，虽然是亚丽的——信玉看来也一样褻秽。亚丽是惊鸿一瞥的女子，坐着也浑身长了翅膀在蠕动，满身的肌肉往外挤。吃冰淇淋的一刹那是静止的，让信玉看清楚了。真的，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，一丝丝的乌发也木刻那样分明……

大家都不打前刘海，亚丽卫道似的打了前刘海，剪得齐，乌油油的头发像八九岁的童花式，又像埃及媚人的女皇克丽奥派屈拉那样古风可传。都市的风吹散了她的鬃发，民初女学生白丝围巾那样临风飘荡，只有前刘海丝毫不动，一如簪缀在额前的饰物，寿阳公主的梅花妆也不过这样偶成，混脱。女同学见了亚丽打趣道：“亚丽，你几时才肯把额上心爱的‘奶油朴

夫’请客?”亚丽笑而不答，动问得次数一多，亚丽反驳一句：“围着，等你出嫁时，也好凑个数。物价这样涨，说不定奶油也会断了档。”打趣的人碰了个橡皮钉子，脸涨通红。亚丽的利嘴是不饶人的，只说一句二句，就鞭辟入里，叫人顿时哑口无言。

未见亚丽，先看见她的大眼珠，骨溜溜的，诗人查了一下午词源，考出了球，瑛，瑜，珏，璎，……一堆玳珠的字来形容它，文学批评家说：“这些字眼都死去了，如果把这些字眼浸到捷克镂花玻璃水缸中洗一个澡，冲得绿油油的，再拿出来应用，那么虽不中，也不远了。”亚丽父亲吃了晚饭没事，有亲戚来串门子，谈起了亚丽的眼珠问题，也提了孟小冬，黎明暉，貂斑华一串美人，证明：“画龙点睛，一双眼睛，对于女子的一生比什么也重要……”就凭这乌黑的前刘海相映着黑得透明的眼睛，劈面即给你一阵光彩，来不及详细评品就下了匆忙的结论：成亚丽是美人胚子。男子不做后悔之事，碰见了美丽的女子，难保不破例。

亚丽不想叫她自己安谧一忽儿，一张嘴也派了两个用处，一边挑圣旦里的胡桃吃，一边有意无意对信玉找话说：“你呀！就不是一个现代人，生到你祖父时代就好，要不，生在你父亲时代也合适点，穿了雪青的夹衫，罩了一件对襟的小马夹，卍字织锦滚边，金纽扣，白得没有血色的小脸，唇红齿白，油松大辫，一摇三摆去上

书塾，屁股后跟了一大群底下人，高兴还骑了小白马。回家去，表姐表姨宠得你像心肝宝贝。”

信玉红了红脸说：“敢情现在就不是个样儿？……”

亚丽赶快辩正道：“现在也好，不穿整套的西装，穿一件羊毛衫，颜色可以鲜艳一点。因为你善于脸红，你可以多穿棕色，紫酱，咖啡，藤黄，偶然穿穿墨绿，深的色彩一律碰也不可碰一碰，老里老气像小老头儿似的。西装上了你身，也显得有点中国气派，冬天好穿皮袍，丝绵袍也好，一直可以穿到衬绒袍子，夏天只好裁了白纺绸短衫裤子在家里当宝二爷，千万不能走出大门一步。”

信玉大感兴趣道：“你倒会替别人出主意！”

亚丽眉梢挑了挑说：“妈咪出门总得征求我的同意，我不喜欢她穿得太花哨，太花哨了反显得老。妈咪老了，旦爹就嚷嚷着我好——出嫁。”说到最后二字变了有口无声，突然话题一跳：“跟你说了也没关系，妈咪是没心没意的享福人，倒是旦爹看出了破绽，悄悄地教训我一顿说：你不好那么自私。说真个的，旦爹也喜欢妈咪穿得老实一点，就是没有敢说破罢了。我是肚子里藏不住话的，有什么说什么。”

信玉是忠实的听众，多用了耳朵，就会冷落了嘴巴，只说：“我怕爸爸！”

亚丽接着她自己的话说：“妈咪不讲理——女人都不讲理！一样骂，我情愿被旦爹骂几声，再说，他也不骂我。

有时他偷偷地捎一封信给我，还跟我道歉什么的，不留神夹在书里，带了上学，那班缺德的女同学，抢去了要我请吃糖。我说呀说的，说不过她们，她们说，哪有父亲的手谕，写得那样低声下气的？妈咪就不是这样想了，她说：旦爹这样宠坏了我，怎么到别人家去当媳妇呢？旦爹听了就教我做人，买了一副小泥茶壶，沏了茶，献给公公一杯，双手捧上——公公就是旦爹当——又献婆婆一杯，又磕头，又见礼，又说好话，一不留神泼翻了一地的茶水，妈咪嚷嚷着：新打蜡的地板！”

信玉不习惯这样太洋派新式的家庭教育，相形之下，自己贝家也太故步自封了一点。

付了账，信玉不会给小账，亚丽抓了一把找头，代他付了，又把余款还给他。信玉喜欢她这点爽快，但又觉得不像样子，哪有陪了女朋友出门，而自己不会打主意的。信玉替亚丽披上了湖色的春大衣，亚丽把大衣像披风那样披在肩上，露出了圆滚滚的两只玉臂，拉一拉领口，两只拐手似的空袖子，一摔一摔，都是她控制下的世界了。信玉抢先一步给她推开了大门，亚丽理直气壮走在前头，信玉对老成的亚丽觑一眼，有点窘，这种欧美礼仪实行起来总感到自己太嫩了。

对着下山的太阳余辉，亚丽睁不开眼，手搭凉棚遮一遮。

信玉说：“太阳眼镜没有带？”

亚丽唔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也不知谁行出来的大太阳眼镜，一遮遮去了大半张脸，脸大的，真是面目可憎；脸小的也搁不下那么大一副眼镜，活脱就是铁公鸡里的向大人——”

信玉说：“戴了黑眼镜一遮半个脸，底下露出粉白的半个脸，抹了血盆口，不是美人也成了绝色！”

亚丽俏眼睨了他说：“不是很好吗？”

信玉微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可惜容易上当！”

亚丽忖了忖，撩起拳头打他胳膊，叱道：“你哪儿学来这些坏话，准是交上了下流朋友！”

劈面来了信玉的远房表婶，一手挽了个小女孩，一手挽了网线袋，袋里横七竖八塞满了罐头食品，花花绿绿的装潢。老远，那位太太就尖利地瞪着他们，走近了，信玉满脸通红上前招呼，那位太太停在墙边说话：“那两个小的，就爱吃罐头货，我是碰也不去碰它，不新不鲜的，有一股子味儿。他们不……”指指手挽着的小女孩，“他们爸爸也帮着他们，迷信什么外国货，好在现在这些东西也便宜，又省得我烧……”边说边对亚丽看一眼，又看一眼，像要吞下去似的；亚丽搭讪着去看橱窗。那位太太善观气色，话题突转：“信玉，你上我家来呀，怎么一晃，有半年没来了吧？敢莫是进了大学忙着用功？”

信玉接嘴道：“要来的，赶明儿跟表叔表婶请安。”

“再会，再会。来玩儿！”对亚丽也笑了笑，亚丽也含

糊作复。那位太太走了一箭之路，又回首对亚丽背影瞪了一眼。

亚丽挨近了问：“谁？”

信玉说：“表婶。反正，我们贝家多的是亲眷，现在是打仗分散了，当年在北平的时候，有字号的人家都关到一点半点亲。曾祖母收了一批干女儿，祖母又收了一批，单是姑字头的亲就得用大代数计算了。”

亚丽笑了，有她在是不会寂寞的，他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成家。

成家住的公寓房子，中国人叫它四层，其实第一层不住人家。没有电梯，他们走上去，一级一级，用“拾级而登”四字是最确当了，玩了半天回家，拖了疲倦的身子，正如上一级去拾一件东西那样沉了头，折了腰。信玉送到四楼，正好亚丽母亲成太太送裁缝出门，频频叮嘱：“噯，尺寸勿要做错，做错仔要依赔格。”回头见了信玉笑道：“你看，我的上海话还过得去吗？”信玉恭敬回答：“伯母说得很好。”亚丽笑得像一朵盛放的芍药道：“妈咪的上海话，说得一快，人家还以为她是江北人呢！”成太太无可奈何，手指了亚丽对信玉说：“你看，她旦那把她教成了这个样子！”

成太太又吩咐了几句，送走了裁缝。亚丽走进内房，信玉独自坐在老坐的一张单人沙发上，抽了本旧杂志消遣。成太太进来问及亚丽，信玉赶快回言：“她去换衣裳了。”



成太太穿了一件家常的黑毛葛旗袍，当胸围裙式钉了一排蟠花红水钻，裁得不太短，在脚踝下二三寸，黑丝袜，黑缎红花绣鞋，穿了鞋子走路，缓步轻移，另有一派婷婷风姿。刚洗的头发，中挑纹，随意披在两肩，亚丽一样的大眼珠，眼皮上的擦三花牌香粉，就像搓好的面粉团，风中一吹起了皱纹，嘴唇薄小，嘴一抿就瘪了进去，不跟亚丽比较，想不到她有这么大的一个女儿——纵使比一比，人家也当她们姐妹花。成太太说：“人家老把我当作亚丽姐姐。”初聆之下，觉得有几分道理，她多说了，细辨其味也是苦涩的。

成太太含笑坐在信玉对面：“那天去买鞋，我说：怎么这样脏？伙计说，不壮不壮，你看：他们上海人也算听得来普通话的了，那伙计还说：我格国语来得格好，也会听勿懂。”她把下摆往下拉一拉，怕旗袍太短：“我要说上海话吧，亚丽说的也不错，他们难保不当我江北人！”

信玉把一本杂志卷在手里说：“伯母广东人，也说得一口京片子……”

成太太忙摇手道：“才不是广东人呢。我妈是广东人，爸爸一直在北方做官，说起来，我的祖籍是常熟，还是南方人呢！”又换了一种口气：“成先生倒是广东人，前天走了一个厨子，找来一个不会烧广东菜的，他们都不赞成，我把他辞了。一时找不到人手，今天的饭就是我做的，待会儿你在我们这儿便饭，试试我的广东菜。”